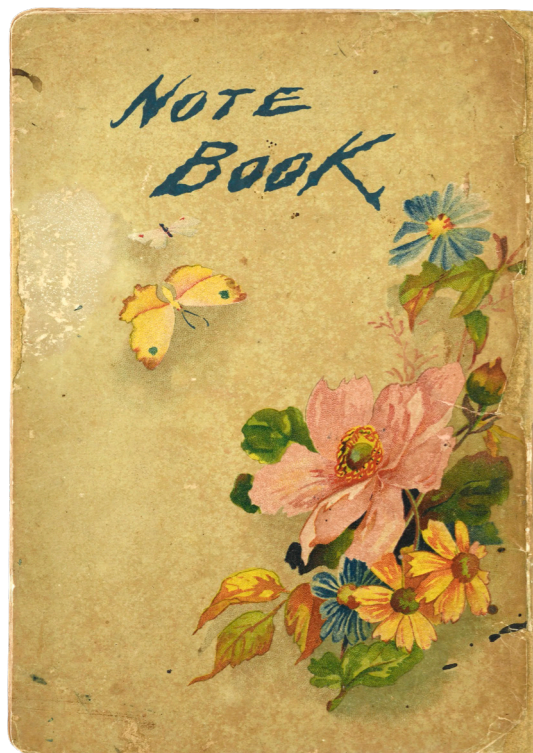


蝴蝶筆記本的祕密

紅外線攝影下的賴和新出土史料

撰文 | 蔡明諺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 · 文物提供 | 賴悅顏、賴和基金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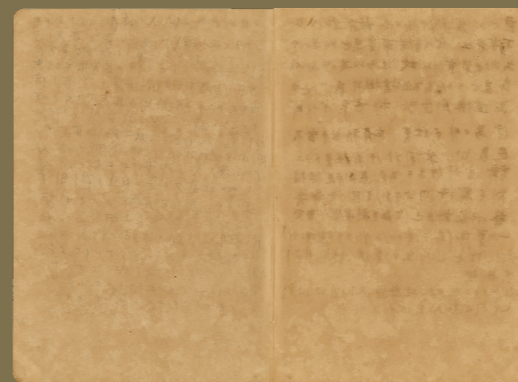
賴和筆記本封面為彩色油墨印製之蝴蝶與花叢圖樣。

覆寫之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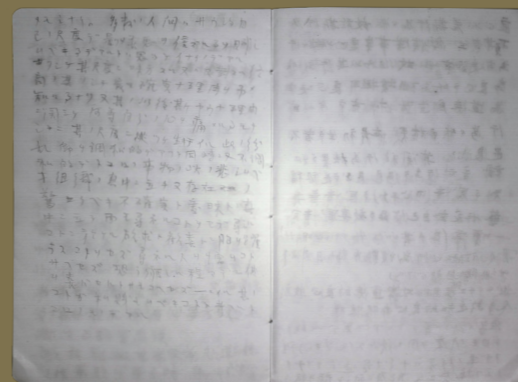
賴和留存的尼采譯稿，謄寫於嘉義時期的賴和筆記本，其封面為彩色油墨之蝴蝶與花叢圖案（以下簡稱「蝴蝶筆記本」）。尼采譯稿的影像曾被收錄於2000年林瑞明主編的《賴和手稿集·筆記卷》，但其文字卻沒有被收錄於同年出版的《賴和全集》，而是至2021年才收錄於《新編賴和全集·散文卷》。

尼采譯稿有兩個主要問題。首先，整篇漢文譯稿（夾雜日文短句）呈現「覆寫」現象，下層初稿為鉛筆書寫，上層則以鋼筆謄寫。下層鉛筆字跡因錯落於字句之間，比較難完整辨識，但較為清楚的上層鋼筆字體，卻與賴和通常的書寫樣態並不一致。其次，尼采譯稿的原文是M. A. Mügge的英文本Friedrich Nietzsche (1912)，而賴和的其他醫學筆記本雖然留有學習德文與英文的痕跡，但卻無法確認賴和在醫學校畢業後，即具備足夠的英文能力，能夠將以尼采生平、思想為主題的專書，如此準確地翻譯為漢文。

在臺文館典藏組研究助理陳烜宇的建議下，我們測試性地以「反射式紅外線攝影分析法」拍攝謄寫尼采譯稿的蝴蝶筆記本。由於受測頁面上用以書寫的各媒材，對紅外線的吸收及反射率不同，因此可以拍攝出具有差異的灰階圖像。尼采譯稿的下層文字是以鉛筆書寫，這樣的碳基材料（鉛筆）對於紅外線有較高的吸收率，掃描後就會呈現較為深色的影像。相反的，對紅外線反射率較高的媒材，例如上層的鋼筆字，則會相對呈現較淺的灰色調。由此可以把上層鋼筆字與下層鉛筆字分離開來，而且可以更好的檢視原本被覆寫在下層、較難辨識的鉛筆字。



尼采日文譯稿在可見光之下的影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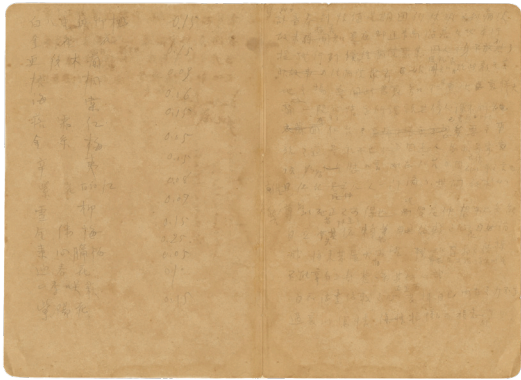
尼采日文譯稿用紅外線攝影呈現的影像。

這個實驗性的攝影分析法，獲得了超乎預期的成果。首先，在尼采譯稿的部分，新發現一頁過去未曾見聞的完整日文手稿，其位置接續在《賴和手稿集·筆記卷》頁144之後，經比對可以確認是英文本Friedrich Nietzsche 頁42-43之翻譯，內容是關於「知的良心」（intellectual conscience）。前此，在既有的文獻上，並無此書在1914年有日文譯本的紀錄。而這一頁日文手稿的發現，或可間接證實2004年陳建忠的推測：此譯稿為賴和從日文轉譯之作品，亦即在英文原文與筆記本上的漢文譯文之間，還存在有一個日文譯本，而漢文譯文是從日文譯本再轉譯過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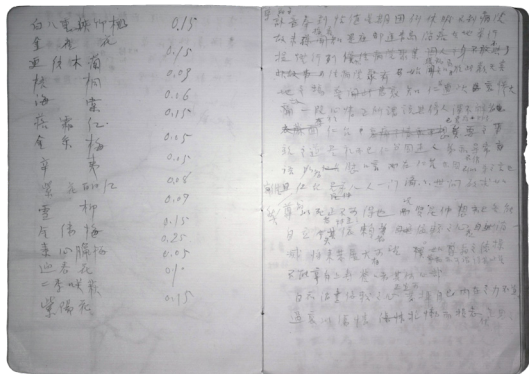
時間的錨點

再來，經由此次紅外線攝影，得以清楚地辨識在蝴蝶筆記本中留存的賴和書信草稿〈訃音奉到〉，並對其進行校勘。這篇同樣以鉛筆寫成的漢文書信並未收錄於《賴和手稿集》，亦未見於《賴和全集》及後來出版的《新編賴和全集》。從排序上來說，這封書信介於《賴和手稿集·筆記卷》頁177-178之間，其內容在悼念蔡新松過世。

蔡新松，1885年生，彰化人，1909年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返彰執業（總督府檔案：蔡新松外二名二醫業免許證下付ノ件）。漢文書信〈訃音奉到〉之次頁，另有賴和漢詩數首，即整理後之〈悼蔡新松君〉（《新編賴和全集·漢詩卷》頁347），這兩頁的主題內容完全一致。而對於〈訃音奉到〉的校勘與整理，則可以進一步協助確認蝴蝶筆記本的書寫時間。



〈卜音奉到〉在可見光之下的影像。



〈卜音奉到〉用紅外線攝影呈現的影像。

整體來說，蝴蝶筆記本應概分為「尼采譯稿」與「漢詩文手稿」兩個部分。其中「尼采譯稿」是由封面頁（蝴蝶與花叢）依序往後書寫（右翻），「漢詩文手稿」則是由封底頁（印有YK字樣）依序往前書寫（左翻）。尼采譯稿的引文說：「方今獨逸成歐洲戰亂之大渦卷中心，世間所傳戰報，多稱獨逸戰敗，獨逸陷於疲憊窮迫之境。」（《新編賴和全集·散文卷》頁266）。這是在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，德國在歐洲戰場的敗退，由此可以推估尼采譯稿的書寫時間，大略是在1914年秋天之後。

書信〈卜音奉到〉的開篇說：「尊翁之訃音奉到，恰值星期，因例休暇，不到病院，故未接著。是夜卻逢青島陷落，本地舉行提燈行

列，往病院聚齊，始獲觀焉。」這裡所說的「青島陷落」是指日軍攻占青島，因此本地舉行「提燈行列」，亦即賴和在嘉義醫院收到訃聞的時間，就是1914年11月8日星期天。從這個時間點，可以往後驗證日文書信〈年頭之際〉、漢詩〈爆竹聲中〉（碌碌又看過甲寅）、〈誰憐〉（異地今逢乙卯春）的排序，但更重要的是，〈卜音奉到〉也驗證了在1918年2月賴和赴廈門博愛會醫院之前，更早在嘉義時期，賴和就有轉往青島發展的念頭。蝴蝶筆記本的稍後數頁，賴和寫有漢詩〈接石黃二兄書皆勸以赴青島之聘用以答之〉（《新編賴和全集·漢詩卷》頁363），此時應該在1915年春夏之際。

紅外線攝影下新出土的日文尼采譯稿與漢文慰唁書信，為理解嘉義時期的賴和（1919.5—1916.4）帶來全新的啟發。但與此同時，被清楚呈現出來的下層鉛筆字跡，也帶來了新的疑問：這個尼采日文譯本是由誰翻譯？這份譯稿的鉛筆字跡是否為賴和的字跡？這些都猶待後續更深入的研究。或許透過更完整的紅外線攝影，可以在蝴蝶筆記本的其他隱藏字句或段落間找到證據；或許透過不同的檢測方法（例如高光譜影像分析），可以協助人們看到更不一樣的紙面風景，發現賴和更多姿多采的面貌。而這都有賴研究者、創作者與譯者更進一步的探索，推薦有志之士加入臺文館的駐館計畫，共同參與臺文館典藏文物史料的挖掘與研究。

蔡明諺

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，成功大學臺文系副教授，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副館長。研究領域為文學史、現代詩、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。